

The Long E-mail from Boston

波士顿的长电邮

美利坚的政治成长与普遍历史

刘小枫 著



波士顿的长电邮

美利坚的政治成长与普遍历史

刘小枫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波士顿的长电邮：美利坚的政治成长与普遍历史/

刘小枫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

ISBN 978-7-208-18044-4

I. ①波… II. ①刘… III. ①政治-历史-美国-文集 IV. ①D771.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2)第 216663 号

责任编辑 陈佳妮

封面设计 夏芳

波士顿的长电邮

——美利坚的政治成长与普遍历史

刘小枫 著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01 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 159 弄 C 座)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12.75
插 页 6
字 数 160,000
版 次 202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8044-4/D·4043
定 价 68.00 元

献给甘阳教授荣开七秩

弁 言

2017年底，拙著《以美为鉴：注意美国立国原则的是非未定之争》面世，随即引来坊间訾议甚至痛斥——据说，“豆瓣”书讯上给“一分”的读者近四成。这倒在我意料之中，毕竟，自改革开放以来，对美国文明的由衷倾慕已扎根在我们绝大多数学人心中。

我没有料到的是，仅仅三个月后（2018年三月），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就打响了，且不断升级。短短三年间，美国对中国的遏制迅速扩大到诸多领域，阻击高科技产业和军事施压尤为显著。我国学人对美国的深厚情感因此而一再遭受重创，尽管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对美国文明品质的认识会有所长进。我国智识人致力于认识西方文明已有一个半世纪，究竟应该如何认识美国文明的德性品质这样的重大问题，迄今悬而未决。

剑桥学派的政治史学把十八世纪的费城时刻与十五世纪末的马基雅维利时刻连成一线，以此推进激进的普世民主运动，这促使我在《以美为鉴》中从五百年来的世界大历史视角思考中国文明与美国文明的相遇。现在看来，进一步展开《以美为鉴》的思考实有必要。毕竟，要透彻理解美国在今天的行为，还得从政治史学角度探根究源——虽然这极为困难，却有必要一试，哪怕做不到周全。

本稿付梓之际，时逢老友甘阳荣开七秩，正好用作寿礼，以志我们在北大 25 楼同楼不同窗以来的四十年友谊。

本稿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普遍历史’观念源流研究”项目（批准号：22XNLG10）成果之一，特此注明。

二〇二一年九月初稿/十二月改定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目 录

弁言 / 1

楔子 历史遗留的困惑 / 1

尼克松与“十字军般的热忱” / 3

从教宗子午线到西太平洋防御线 / 7

作为世界史悖论的大西洋原则 / 26

一 基辛格与马基雅维利之道 / 46

新中国对美国文明的挑战 / 49

基辛格如何理解新中国 / 58

基辛格如何解释“世界新秩序” / 66

二 太平洋东岸的行为特征 / 75

西奥多·罗斯福的言与行 / 78

美西战争的东南亚战场 / 94

何谓世界历史的威尔逊时刻 / 109

美国行为的“矛盾”特征 / 124

三 盎格鲁-美利坚行为的根源 / 139

狄森特精神与美国意识 / 144

最低人性的道德法则 / 163

宽容与不宽容 / 179

孟德斯鸠与政治自由 / 198

康德与激进自由主义 / 213

四 共和爱国主义的悖论 / 231

古典学问在美国的困境 / 232

何谓“共和爱国主义” / 249

美国的君主与人民 / 264

什么是我们的内忧外患 / 280

五 清教文明的战争威胁 / 306

美国理念与有限核战争 / 309

《注定一战》如何援引史例 / 331

清教式历史意识为何偏执 / 356

余论 重启五百年文明史旧案 / 375

楔子 历史遗留的困惑

我 15 岁那年上高中（1971 年秋），仅仅一个月后就作为市立中学建设战备高中先遣班的一员，进入长寿湖山区收拾已经初步建成的有如战斗工事般的校舍，为全校迁移做准备。整整一个学期，我们先遣班同学的课程除了土木工作就是战备训练，科目涵盖长途拉练、步兵打坦克法和战地救护。谁也没想到，学期结束后，我们遇到了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极具震撼的历史事件：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1913—1994）访问中国（1972 年 2 月）。

从小看电影《英雄儿女》长大，我的脑子转不过弯：“美帝头子”怎么可能访问中国，还笑咪咪地与毛主席握手，而毛主席也笑咪咪地看着他？

我从《人民画报》上取下这张划时代的照片放进书桌，每天都禁不住拿出来凝视片刻。紧接着，深山中的战备校舍被废弃，我们全校师生回迁城

里——但这不是尼克松访华的结果，而是另有原因。高中毕业后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1974年春），我没有忘记带上这张划时代的照片。我把它贴在破旧的木板农舍正中，繁重的农活让我疲惫不堪甚至心灰意冷时，看一眼这张照片就会重新焕发莫名的振奋，打起精神凑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读书。

1957年冬天，毛主席赴莫斯科参加国际会议，其间对我国留苏学生讲过的一段话非常著名。从上小学起，它就激励着我努力学习。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①

从初中到高中我都在想：“世界是你们

^① 引自《毛主席会见留苏学生》，载于《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0日第1版；亦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页248。

的……”——但“世界”是什么呢？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要知道什么是“世界”，还得从世界历史入手。问题随之而来：什么是世界历史？那个时候，无论古代中国的历史还是美国的历史，我都所知甚少，遑论世界历史。

无论“世界”是什么，总之与新中国的命运相关，这在一开始就很清楚。问题在于，新中国与世界历史的关系是什么呢？

尼克松与“十字军般的热忱”

有位年长得多的老知青告诉我，没有抗美援朝战争，两位国家领导人不可能这样相互微笑——尤其是毛主席的微笑，其世界历史含义尤其深远。他还借给我一本“内部发行”的《六次危机》，这是我读到的第一本美国人写的关于美国政治和世界政治的书。

很多地方看不懂，但其中一段话给我留下的印象迄今难忘：

我们的目标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是将我们的生活方式强加于别人。但是我们的基本信仰，也就是每个民族具有独立的权利，个人自由和人权乃基于宗教信仰，而且由于它们为上帝所赋予，就不能被人们所剥夺，这种基本信仰一定要灌输给新的一代。我们的信仰一定要同一种发动十字军的热忱结合起来，不仅保住我们自己，而且要改造世界——包括共产党世界在内——并且要不经一场热战就赢得为争取自由、个人尊严和真正经济进步而进行的战斗。^①

即便在今天看来，这段话仍然是美利坚精神的标准表述。当时我还年轻，看不出这段话明显的自相抵牾：既然宣称不会将美国的“生活方式强加于别人”，何以又坚定地宣称要将美国的“基

^① 理查德·尼克松，《六次危机》，北京大学法律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六次危机》翻译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页110。

本信仰”“同一种发动十字军的热忱结合起来……而且要改造世界”？这岂不是与宣称“每个国家（every nation）具有独立的权利”相抵牾？

二十多年后（1999），我读到这本书经过校订的新中译本，“发动十字军的热忱”变成了“改革的热忱”——我大吃一惊，很长时间百思不得其解。^①

a crusading zeal 译作“发动十字军的热忱”似乎有些过头，尼克松很可能用的是 crusading 的喻义，亦即“坚忍不拔的热忱”。尽管如此，这个语词毕竟源于西方基督教十字军东征的历史，若译作“十字军般的热忱”，并非不符合尼克松在这里所说的“不仅保住我们自己，而且要 to change the world [改变世界]”的含义。半个多世纪之前，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就为刚刚崛起的美国立下过这样的伟大宏愿：进行 Great Crusade [伟大的十字军东征]。^②

十九世纪后半期，“西方人再次转向了东方地

① 理查德·尼克松，《六次危机》，黄兴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页96。

② 参见 Ralph H. Gabriel, *The Course of American Democratic Thought*, New York: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1962, pp.387—404。

区”——尤其是刚刚兴起的盎格鲁-美利坚人跟随英国人和俄国人转向了中国这个文明古国所在的东亚地区。^①于是有史学家撰写了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史，以便“向大众普及圣战”，因为，此时的欧洲“比以往更加需要理解十字军东征中所有美好的、社会性的精神”：

十字军东征卓越的希冀是为基督教的利益征服东方，为了带领整个人类大家族走向慈善、和平和光明，基督教的统一战线在整个大地上建立起来。在罗马世界，宗教统一的实现将呈现出比政治统一更加壮美的景象。^②

① 参见 George N. Curzon, *Problems of the Far East, Japan-Korea-China*,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 Co., 1894, new ed., 1896; Paul S. Reinsch, *World Politics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 Influenced by the Oriental Situation*, London: Macmillan & Co., Ltd., 1900。比较 Noel H. Pughach, *Paul S. Reinsch: Open Door Diplomat in Action*, New York: KTO Press, 1979。

② 米肖/普茹拉，《十字军东征简史》，杨小雪译，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页4；比较拉尔斯·布朗沃思，《燃烧的远征：十字军东征简史》，严匡正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G. Tate,《十字军东征：以耶路撒冷之名》，吴岳添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在伍罗德·威尔逊那里，中世纪西方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变成了现代清教徒式的自由民主东征，尼克松所说的 a crusading zeal 无论如何不会是“改革的热忱”，只会是十字军斗士般的热忱。^①《六次危机》的两个中译本相隔不到三十年，同一个语词的译法差异如此之大，这意味着什么？难道我们知识人心中的改革热忱是出于尼克松所说的“基本信仰”？

从教宗子午线到西太平洋防御线

什么是美国的德性品质？什么是新中国的德性品质？这两个问题本来互不相干，却因朝鲜半岛战争而交织在一起，从中我们能认识到一些更为普遍的关于世界历史的真相吗？修昔底德通过记叙伯罗奔尼撒战争，揭示了他所体认到的希腊城邦政治成长的历史本相。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人世政治的本相会因经济生活和科学技术的巨大

^① 参见佩里·安德森，《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李岩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7，页136—145。

进步而变得截然不同了吗？十八世纪的意大利思想家维科（1668—1744）曾用“文明化的野蛮”来界定欧洲现代文明的历史进步，美国会不会是活生生的例证？

理解中国文明与美国文明的历史关系，不可能仅着眼于晚近三十年来国际政治格局的嬗变。从政治史学角度放长视野，人们很容易看到，若要深度理解中美关系问题，就得从五百年来的世界大历史着眼，这难免会牵扯出诸多重大而又极具争议的政治哲学难题。

有人会说，美利坚合众国在十八世纪才立国，考察中国文明与美国文明的关系问题，怎么扯得上五百年来的世界大历史？

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全球化的标志性开端事件。1493年3月，哥伦布（1451—1506）首航新大陆归来，西班牙王室要求教宗承认西班牙对新大陆的占有，引发葡萄牙国王抗议。于是有了由西班牙籍教宗出面调停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1494年6月）：以非洲亚速尔群岛以西约600公里的南